



山灯亮了

□桑飞月

冬日的群山，像头困倦的兽，伏在地上沉沉地睡着。同时，它又像深夜里的一座黑屋子，住在里面的事物，都在酣睡。蚊虫、草根等钻在土里睡，树木则脱了衣衫站着睡……它们不设闹钟，也不怕睡过头。那是因为它们知道，大自然是个神奇的系统，到点了，自有叫它们起床的、为它们点灯的。叫它们起床的，是鸟鸣，是春雨，是雷公……为它们点灯的，是擦木。

早春，雾岚一团团地飘在山间，如山之气息。雾岚褪去后，你就会看到一片又一片的明黄，如密密麻麻的星灯似的，挂在黑黢黢的山体上方，像是在为那些窸窣起床的昆虫草木们照明。那就是擦木花，江南山灯。

擦木有很多别名，如擦树、天鹅枫、桐梓树、独脚樟等，为樟科擦木属乔木。在我国，它们多分布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。在我们余杭，也几乎每座山上都有它们的踪迹。

擦木似乎是江南山野里最先开花的树。擦木花有可能是你看到过一次就再也不会忘记的花。

早春时节，春寒尚且料峭，要么就是回老家过年了，总之，此时我很少上山，这也就使得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擦木花擦肩而过。庚子年年底，因新冠疫情，我们就地过年。放假后，朋友带孩子们前来小聚。在山脚下的公园里，我无意间一抬头，竟看到了一山黄灿灿，像层金色的雪……

那是什么花？我即惊喜又震撼。腊月里，江南盛开的黄色花似乎只有腊梅。莫不是……问朋友，她也很是茫然，除了腊梅也想不出别的什么来。

翌日，我们去登山，山道边，又看到了一棵。这次，我看清了它的样子，身躯高大挺拔，像一个士兵，向上擎着千万朵灯盏。便觉不是腊梅了，腊梅没这么高大。我用识花软件对它反复进行辨识，最终得知是擦木。

擦木的擦，与察同音。这让我们想到，它是气候的观察者，季节的哨兵。感到阳气上升，春天将来，就立马在树上挂满了灯，为即将醒来的春山、大地、植物、蚊虫们照明。

茶园里，也常会看到擦木。擦树和茶树，读音相似，相伴生长，像是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或缘分。什么缘分呢？朋友小董说：“对我们茶农来说，擦木就像大海里的灯塔，它一开花，那就意味着茶树要冒尖了。”

杭州的龙井茶区，也生长着擦木。擦木花开时，通常也是江南雨水最多时。烟灰色的雨雾笼罩着青黛色的茶山，暗沉如黎明前的天空。而那一树树明黄的花朵，则如那布满了苍穹的星星，惹得那些善于发现美的摄影师们不顾春冷，日日行走在茶园，感受擦木所带来的震撼。

有一年，一位茶农觉得擦木影响了自家茶树的生长，将它们锯了。这下，可让摄影师们郁闷透了，说这茶村失去了光彩。山中植物的分布，仿佛遵从了神的旨意，它们相

互关联，构成了一个微妙的世界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站在个人角度上所考虑的问题，并不是客观或全面的。

三月底，即漫山遍野的春芽都萌发出来后，擦木花结束使命，凋谢。擦木披上绿装，从此像隐士一样隐入了杂木丛。

不过，你若想寻擦木，也不难，看它的叶子。擦木叶多有三个分叉，像鹅的脚掌。在云南的某些地方，人们叫它鹅脚板。深秋，这些鹅脚板会变成赤红或金红色，绚丽多彩。

去年暮秋至初冬，我每天去那座长满擦木的长山下学车，有机会亲眼目睹了擦木变红的样子。最红的时候，像一山火焰。我的教练师傅说：“你看那山，多好看啊。那种树我们叫它苦树，不过没啥用。”我一怔，立马觉得他应是弄错了，提醒道：“那是擦木吧？早春会开黄色的花。”他却茫然了，不知擦木是何木，这令我有些吃惊，但随即也就理解了。

擦木开花虽然能惊动山谷，惊动那些喜欢大自然的人。但对这个世界上不太关注它的人来说，依然是陌生的。

擦木其实也是很有用的，它的木材呈浅黄色，耐腐，有香气，纵切面的花纹也很美，是制作木地板、古典家具的上等木材，常被称作“南榆木”。此外，它的根、叶、皮均可做药用，其味辛、甘，性温，具有活血散瘀、祛风去湿等功效。不过，用的时候最好遵从医嘱。

擦木开花点灯，山野越来越明亮。我也决定要进山了。从城市起身，进入自然，去做一只山虫，吸纳云雾，看草木生长。

插一瓶希望之花

□俞亚素

老师左手拿一丛普通的树枝，右手握一把剪刀，问我们，怎么剪？

我们左看右看，却是一片茫然。

转动树枝，再转动树枝。多观察，多思考，看看哪一根枝条曲线最美，哪一根表现力最强。这叫审枝。老师笑着说。

大家恍然大悟，于是各自指点着自认为最合适的枝条。

老师笑而不语，只是依从了多数人的观点，然后“咔嚓咔嚓”地把其他的枝条给剪了。不久，一丛树枝便只剩一根了，看起来果然清爽了一些。但，依然只是一根普通的树枝。

怎么剪？老师又问。

大家也学会狡猾了，只是默默含笑地看着他。

剪去平行枝，剪去重叠枝，剪去交叉枝。老师边说边动手。一眨眼的工夫，这根树枝竟然有了点清秀的模样。我们的眼睛不由一亮。

去掉下垂的树叶，保留朝上的树叶，因为人生应该积极向上。老师说着，三下五除二，便摘掉了每一枚下垂的树叶。这根树枝顿时又有了几分阳光俊朗的味道。

“它够美了，可以插进瓶子里了。”

“是呀，真没想到，一根树枝就是一道风景线啊！”“真是大开眼界了，随处可取的树枝居然还能美出这样的高度！”……学员们终于开始叽叽喳喳，为这根普通又神奇的树枝惊叹着。

多，还是太多了，要学会断舍离。老师说着，一会儿用剪刀剪去几枚碍眼的树叶，一会儿又用手指轻轻地揉捏着某一枚树叶。老师说，插花一定不能戴手套，因为我们的手是有温度的，植物体会到我们对它们的爱，才能活得更美更久。

良久，老师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

我们定睛一看，乖乖，这树枝还是最初的树枝吗？它既有女神婀娜的身段，又有男神潇洒的风貌，还有几分道家脱俗的禅意。它既可独自成一道景观，也可与花相依，共同谱写一曲鸟语花香。

搞定树枝后，老师开始插花。他先是插了一朵，说，一枝独秀，甚好。他又插了两朵，说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也好。他又插了两朵，说，五谷丰登，可以了。

记住！突然，老师提高了说话的音量，变得有些严肃。插花只插单数，不要想着好事成双。

啥？我们不由面面相觑，脸上各自写满不解。我甚至还在心里暗暗地想，我还想插一瓶六朵花呢，六六大顺嘛。

老师清了清嗓子说，大家应该都知道“水满则溢，月盈则亏”的道理吧。所以，双数插出来的花叫死花，因为它太圆满了，不再有期待。而单数插出来的花，它有缺憾，有不足，所以给人以希望。它便是生花！

原来如此！大伙儿啧啧称奇，纷纷感叹，人生处处充满禅机啊！

我站起身，默默地去水池边洗手。因为，我要用一双干净的手、一颗虔诚的心，去插一瓶充满希望的花！

总第7272期 配图 胡龙印 投稿邮箱：essay@cnhb.com.cn